

后窗

偶然撞上的惊喜

我每次打定主意去买某样东西，十有八九无功而返。然而，之后总是要在买其他东西时或者上下班的路上，偶然发现它。才知道，自己其实是一直惦记着，下意识在寻找，偶然无非是必然的另一张脸。所谓偶遇，其实是天赐良缘。

某年暑假，路过书店门口的特价摊，发现“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”中的一本，虽然从未听过书名，因为相信译林出版社，就花0.78元买下来，它原价是1.55元。这本书叫作《喧哗与骚动》。阅读的结果导致我13岁创作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时，直接整意识流。写好三页给同桌看，人说看不懂，兴致顿消，扔抽屉再也不管了。

高中的一天，我在学校旁边的小书

店里翻开一本书，突然一道闪电破空而至，劈得我灵魂出窍。扉页上，一个男人悬浮在空中，背负着硕大的十字架，他的头歪向一边，完全看不到脸，平滑紧绷、完美无缺的肌体排山倒海地传达出悲天悯人之情。那是达利的《受难图》。尽管它是印刷品，5寸照片大小，黑白，依然无法阻挡魅力穿越时空，轰然击中我。时至今日，《受难图》依然是我最喜爱的画。

1999年尾到2000年头，黄永玉先生在广东美术馆开跨世纪展。闭展前一天，我心血来潮，临时决定再去看一遍。走进大门，就见小桌前围着一群人。挤进去一看，黄老正坐在桌前给大家签名。又是一道闪电破空而至，我傻在当地，两眼“喇”地放出两道精光，痴痴地缠在黄老身上。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我也看到所有人看到了，可就是没法解套。当黄老给我签完名，我想说声“谢谢”，都发不出声来，声带好像

粘连了。

大学时的舍友，狂爱《荆棘鸟》。每当熄灯以后，她大段大段给我们背诵其中的经典段落。“我已经得到了教会决不会从拉尔夫身上得到的部分东西——那将是一个儿子！而那个儿子还会有儿子，他们也将有儿子——我将战胜上帝。”昂扬的声音在寝室里久久不散，激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大家结伙跑到图书馆去借《荆棘鸟》，苦苦找寻一年半，几乎掘地三尺，连鸟毛都没见着一根。可见小说有多受欢迎，保持超高借阅率。

直到那一天，我从高处取下一本书，眼神却不由自主向下拐去，在书架最低一层的角落里，竖着一本破破烂烂、没有封皮的。我径直弯腰拿起来，打开，一行文字跳入我眼帘：有那么一只鸟儿，它一生只唱一次

文 / 水杉



世说

蚂蚁窝的风水

对唐朝人来说，那时注定是多事之秋：安史之乱还没平定，回鹘又杀出来个骨力裴罗，先平西域，再破突厥，然后独霸草原和大漠，虎视眈眈瞧着中原这块肥肉。彼时唐肃宗在位，光收拾烂摊子就够手忙脚乱了，根本无力应付来自边疆的威胁，喂了几天花子，决定把闺女送出去给骨力裴罗做老婆。这也符合汉唐两代的一般

规律：男人不行就换女人，打不过人家就和亲，通过做老丈人或者大舅哥的方式换和平。

把闺女送出去之前，唐肃宗派了一批人到回鹘出差，实际上是做考察。考察团里有位奇人，一路上东张西望，见个小山包就爬上去，用土圭测日影，用罗盘定方向，还在纸上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。领队的表扬他，说军事勘测很重要。那人说得吧。原来他是位风水先生。

该风水先生回到长安，向唐肃宗汇报说，经过他精心勘测，终于发现了龙脉所在，就在大漠之南，一座名叫福山的小山丘，只要毁了这座小山丘，回鹘的王气就散了，骨力裴罗就完了。唐肃宗大喜，吩咐送亲的人一定要找到福山，把它搬回来。后来送亲队伍果然找到了福山，用火烧，用醋灌，把它分解成一块块，装车运了回来。后来骨力裴罗果然死了，回鹘走向低潮，边疆威胁解除了。

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属实，都可以写进风水书里。因为它能证明风水很神。

还有两个案例。11世纪后期，辽国皇帝担心女真人威胁国家安全，让风水先生去女真部落找龙脉，找到一座小山，火烧醋灌，挖了回来，堆在北京西安门内大街，现在叫

兔儿山。13世纪初期，金国皇帝担心蒙古人威胁国家安全，让风水先生去蒙古大漠找龙脉，也找到一座小山，火烧醋灌，挖了回来，堆在北京景山公园，现在叫万岁山。可惜都不大灵：辽国皇帝挖了女真人的龙脉，女真人还是灭了大辽；金国皇帝挖了蒙古人的龙脉，蒙古人还是灭了大金。把这两件事写进书里，证明的就不是风水学很神，很有用，而是很烂。但痴迷风水的朋友会说：他们挖龙脉没挖对嘛，所以不能说明风水学不管用，只能说明他们学艺不精。

这就好比两窝蚂蚁掐架，其中一窝老是输，就开会讨论找原因，找来找去，把原因归结到对方洞口那坨狗屎上，说怪不得它们赢呢，原来龙脉在它们那儿，然后都去挖狗屎。狗屎挖回来之后，这窝蚂蚁可能会赢，也可能继续输。如果赢了，它们会说风水学真准；如果没赢，它们会分成两派，一派从此不信风水，另一派却认定风水学可信，只是上回找错了，真正的龙脉应该是对方洞口那坨牛屎嘛！

在这个时候，人的智力不会比蚂蚁强到哪儿去。

文 / 李开周